



# 世親之破斥思想

工藤成性著  
幻生譯

(上)

古來以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涅槃寂靜」稱爲三法印，亦即佛教三大特徵。其中「諸法無我」印，可以說，爲釋尊對付其以前及當時印度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大利器，由此而建立了佛教之根本基礎。因爲如此，佛教便與其他宗教哲學思想常起衝突。翻開諸經論典，佛教與外道爭辯的文字之多，頗爲驚人。如「維摩經」(六種)、「楞伽經」(百八種)、「大日經」(三十種)、「梵網六十二見經」(十類六十二種)、「大智度論」(九十種)、「瑜伽」(顯揚)(十六種)、「外道小乘涅槃論」(三十種)、「一切見集」(十四種)，雖然不過其中之一例，但說明佛教與外道常相反駁之事實。而其反駁的中心課題，佛教對外道之「我」，提出「無我」主張。此種爭論，在世親當時頗爲激烈，如世親的論典中，到處可以見到其爭論的片鱗半爪。尤其表現於經論中的外道思想，爲了顯示佛教的深義，更有所謂顯正破邪。經論中所說的邪教邪說，也不完全限於當時外道的真正主張，有些是論師假設外道主張而立論。此處非以研究外道思想爲目的，只就世親的破斥思想，判定他的教學，或決定他的著作年代爲參考，對何種外道，在何種論典中作如何破斥而已。大體就世親的破斥思想論而言，有：「佛性論」、「唯識三十論」、「唯識二十論」、「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」、眞諦譯「攝大乘論釋」、「俱舍論」六部。其破斥思想，亦僅對小乘八部，與外道數論、勝論、正理三派而已。其中，部派的犢子部、正量部、經量部、有部、大眾部，與夫外道的數論、勝論二派，爲世親特

別着力批判的思想。從「大唐西域記」及「南海寄歸內法傳」，只記犢子、正量、薩婆多、大眾之四部，以及「異部宗輪論」記載小乘二十部分裂狀態而推論，世親特別注意批判小乘部派之五部，與外道之二派，可能爲世親當時外道與小乘的代表思想。而外道之二派，中印度比之於北印度——特別是阿踰陀以南的地方，更具勢力。

世親對外道小乘的態度：他對數論勝論的有我與自性說，極力反對，而主張諸法無我；他對小乘部派的主張，指摘其哲學思想的誤謬，而建立瑜伽唯識思想，高唱佛陀的大乘義。由「世親傳」與「西域記」等，可以知道世親的畧史。我們感到他的一生，對內(小乘)對外(外道)，確爲多事多端，同時，他的偉大圓熟思想，也不能否認是以這些外道小乘思想的他山之石間接資助而成。現在看看他底破斥思想。

## 一、表現於「佛性論」中世親之破斥思想

世親「佛性論」第二破執分，就佛性問題，破斥小乘、外道、大乘三種謬執。其中就小乘之執，舉出分別部與毘曇薩婆多部等之說。先舉分別部所執說：「若依分別部說，一切凡聖衆生，並以空爲其本，所以凡聖衆生者皆從空出。故空是佛性，佛性者大涅槃。」本來，由分別部建立無爲法有作用說，心性清淨說，佛陀報身說等來看，則認爲一切現象事法的根本理體爲眞如法性。前記之文，即顯示分別部的玄旨；所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，萬

象皆從空出，爲眞如緣起思想的表現。

次舉毘曇薩婆多部等說：『若依毘曇薩婆多部等諸部說者，則一切衆生無有性得佛性，但有修得佛性。』由此可知，毘曇薩婆多部等諸部，認爲有無性衆生的。

世親對於以上二說，由佛性的有無，說明衆生有三類：一、定有佛性，二、定無佛性，三、不定有無，以此來綜合調和二說。

其次，就外道所執，舉衛世師與僧佉二派。此二派雖然各有各不同特徵，但對主張諸法有自性之點，都是一致的。其所立之義，『佛性論』卷一說：

一切諸法，皆有自性，等有不空，性各異故。若諸法悉空，無自性者，則水火色心，生死涅槃，並無自性。自性既無，應可轉火爲水，轉於涅槃更作生死。何以故？等無自性故。現見火性定熱，不可爲水；水性定濕，不可爲火。涅槃生死，亦復如是，不可互相轉作。如此二法，並有自性故。若互可轉，則修道無用。故知諸法各有自性，是故不空。（大正，三一，七八八，下——七八九，上）

對此，世親先從自性與現象界的事物之關係論說，破斥衛世師之義。次對僧佉義，由：一、聲無自性義，二、諸法之因緣生義，三、能量所量之義，四、色與瓶之相對關係，五、因中有果說之批判，六、現象生起之問題，破諸法有自性之義。

最後，就大乘所執，對眞俗二諦指摘其見解之謬誤。即對所謂說一切有者，由俗諦而說；說一切無者，由眞諦而說。像此類偏執者，世親『佛性論』卷一說：

二諦不可說有，不可說無，非有非無故。眞諦不可說有，不可說無者：無人法故，不可說有；顯二空故，不可說無。俗諦亦爾。分別性故，不可說有；依他性故，不可說無。復次，眞諦不定，有無人法；無不無二，空有不有。俗諦亦爾。分別性故，非決定無；依他性故，非決定有。（大正，三一，七九三，下——七九四，上）

『佛性論』卷三，就法身問題而舉外難說：

如汝所立，法身應決定是無，不可執故。若物非六識所得，決定是非，如兔角。兔角者，非六識所得，定是無故。法身亦爾。是故法身決定是無，何用諸義？（大正，三一，八〇三，下）

對此，世親以方便正行說明能見法身，更說明以法身爲無之失，以煩惱滅處名涅槃之失，以欲等惑滅名法身之二失，以煩惱不生爲涅槃之二失等，而論成法身，涅槃之意義。

此外，『佛性論』舉出吠檀多派學說之「聲常住說」，邪命外道之「無因說」，偏執自性、隣虛、我、時、方等之邪見外道，及九十六種外道名稱，常以外道爲論敵而立論，其所說，與眞諦譯之「世親攝論釋」相似。此「佛性論」之寫作，可能與眞諦譯之「世親攝論釋」相先後，都是在外道跋扈之阿踰陀附近製作的。

## 二、表現於「唯識三十論」中世親之破斥思想

「唯識三十論」開頭說：『由假說我法，有種種相轉，彼依識所變，此能變唯三：謂異熟思量，及了別境識。』這是破斥小乘外道的實我實法之執。爲了使其明瞭萬法唯識之理，舉有違理難與違教難。所謂違理難：一、若外境既無，則心法不應生起；二、若心外無法，則有情相續之緣由應無。所謂違教難：一、若無外境，則聖教所說之三種自性不應成立；二、若唯有識，則聖教所說之三無性義不應成立。對此二難，世親均一一給以解說，詳見「成唯識論」十卷。

## 三、表現於「唯識二十論」中世親之破斥思想

依據「成唯識論了義燈」所說，「唯識三十論」，名爲高建法幢論；「唯識二十論」，稱爲摧破邪山論。由此可知，「二十論」特以破邪爲目的而造論。本論所破斥的思想，爲小乘部派的薩婆多部、經量部、犢子部、正量部、大眾部等，及外道吠世師迦（勝論）等。世親的論文中，雖然沒有明白指出破斥對象的部派、學派名稱，但在窺基的「唯識二十論述論」裏，却有詳細的記

載。

「唯識二十論」，爲外道、小乘對唯識之理舉出七難而加以破釋。其七難如次：

一、四事不成難——這是摩訶僧祇、犢子部、正量部、薩婆多部、經量部、勝論、正理師等之主張，以四事爲例而難唯識之理不成。意謂：若唯識無境，則對外境之認識，其處所與時間決定之事，應不合理；能緣之心（或有情相續心）具有普遍性之事，應不合理；所緣之法具有作用之事，亦不合理。

二、外人現量難——這是經量部、薩婆多部、大眾部等之主張。認定諸法的有無，是以現量爲最勝，若無外境，則現量之認識，豈非不可能？

三、夢覺不同難——此爲小乘、外道之難。夢時映現於心的一切現象，都是唯識所變，這是極爲分明的，但覺時執着外物爲心外實有，又是什麼理由？

四、二識決定難——若心外無境，則在心之外，也無（他人與聖教，如是，因親近善惡之友而聞正邪之法，豈非不可能？

五、夢覺業果不同難——夢與覺之業果，有非愛與愛之不同，其事如何？

六、殺業不成難——殺羊等之時，若無羊等外境，則不能殺生，或殺生之罪是否成立？

七、他心智難——他心智，具有知他心之意。若有他心智，則有他心存在，殆非心外無境？

以上七難，主要對世親主張一切萬法唯識所變之說，提出反駁，說明必須有心外實在之法。世親對此七難，有詳細的破釋，高唱三界唯一心，心外無別法的唯識思想。

#### 四、表現於「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」中世親之破斥思想

本論以僧佉外道的因中有果說爲破斥對象。外道、小乘之徒，對佛身問題抱有疑問，或說佛死後而更生；或說佛死後如燈盡火滅；或說佛滅後有盡有不盡。佛爲解釋此等之疑，而說「本有今無，本無今有，三世有法，無有是處」一偈，說明本經揭載此

偈之理由。其次就此偈之解釋，於「本有今無」之說明中，舉僧佉外道因中有果之義。如「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」說：「僧佉外道亦如是說，因中有果，譬如乳有酪生酥等，是增益僧佉等義。」（大正，二六，二八一，中）

此「本有今無」之主張，顯示與僧佉外道等因中有果之主張相似。因中有果之說，意謂「從因至果並非新生，唯因變其狀態而成果」之義，這是數論哲學思想的主要課題之一。數論應用此種理論說明以超感的自性爲物質的原理。世親「佛性論」卷一（大正，三一，七九二，上），就此「因中有果」之說，或舉因果一異之關係，或引用數論派開祖迦毘羅仙之聖教，同樣加以極力破斥。

本論，對於本有今無義，相同於外道的無因論主張，而以佛教的十二因緣思想破之，同時並攻擊僧佉外道因中有果之說。

#### 五、表現於「攝大乘論世親釋」中世親之破斥思想

世親之「攝大乘論釋」，在中國雖有三種譯本，但舉外道之說的，唯有真諦譯本。如從這一點考察，則真諦譯的外道說，顯然爲真諦附加的。大體上，當真諦翻譯這部論典時，由於原文過畧，意不詳備，有他自己添加註釋的形跡。例如：世親的「攝大乘論釋」，真諦譯本有如下證據：

一、真諦譯本比之於其他二譯，引用的經論次數最多。

二、在世親其他著作中，以及世親當時與其以前的典籍裏，差不多見不到所謂地前之十信、十住、十回向等階位名稱，却二度出現於真諦譯本。

三、真諦譯本比之其他二種譯本，引用了很多外道之文字。

四、可以看出真如緣起思想。

五、沒有論及五姓各別問題。

然如古來所傳，「攝大乘論世親釋」之真諦譯，不知是否與其他二譯原本相異？若然，則真諦譯所有的外道說，當然都被認做世親之主張。

（未完待續）